


集部

中庵集卷十三

元　劉敏中　撰

記三

陽丘孟氏希閔堂記

人之道由近始近者父母昆弟之謂也於是孝悌生焉而人道畢矣故孝悌者人道之本也人誠孝悌以居家則理以與人則信以任事則立以事君則忠以臨財則廉以見義則勇以之處窮達歷險易顛沛造次無往不

得其正者有本故也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孟子亦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謂此也夫自聖王之迹息而風俗壞如直躬以證父而取名鄭段以不弟而見克者紛然已於是孝弟衰而人之道不得其正矣孔子以聖德出於孝弟既衰之後弟子之聞道者蓋三千人而獨稱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夫聖人所以稱之者稱其無間言耳無間言則孝弟之至也然則孝弟之至者

唯閔子騫焉故凡為人子者如閔子則可矣閔子之行
萬世之法也陽丘孟君慶祥善人也有子四人焉政徽
敬敏皆慥焉有孝弟之質而政為山東廉訪掾來言曰
近為一堂以奉二親之養乞名於廉訪使河南陳公公
扁以希閔命之而未有記先生幸終教焉嗚呼希之言
慕也法閔子而慕焉勉之至矣余復奚言哉雖然𥨸其
名而遺其實勤於始而怠於終人之所通患也孟氏子
果能因名以效實由始以思終求其所謂無間言者心

慕而力行之則孝宜日益隆弟宜日益著吾知其進而至於堂之上則其樂也融融焉退而止於堂之下則其樂也怡怡焉若是則於無間言也譬之適遠愈行而愈近矣異時行成而名立家肥而身榮使邑之人翕然化之曰閔子之行得孔子而稱之萬世以為法孟氏之堂得陳公而名之一邑以為勸茲不偉歟孟氏子勉之哉是為記

尚志齋記

士之所以異于人者在乎尚其志而已葢嘗論之心為志之體志為心之用故心一而志二光明正大虛靜純一廓然無外者此天命人以本然之良心也及耳目之官一接於物則莫不有所慕有所慕則念必起於心念之不已則皆各從其所慕而之矣是謂之志也然後善惡分焉小大别焉故曰心一而志二也然則善者所以全其善惡者所以至於惡大者所以成其大小者所以止於小者莫非志也今夫為技者曰吾所志者技左準

繩右規矩利其器而致其力晝不得休夜不得息憔
焉以求其巧技精矣猶以為末至乃徧即天下之為技
者以折衷焉而天下之為技皆服其巧莫能過也斯其
為志也至矣而閭閻之人能賤之曰彼技者也我得而
驅役之為利者曰吾所志者利行則操鉤餌止則設機
穽汲汲焉以求其富貴高而至於山深而至于淵近而
一國之內遠而四海之外凡可獲其利者無所不至焉
利豐矣猶以為末至乃徧即天下之為利者從而較之

而天下之為利者皆服其富貴莫能及也斯其為志也亦至矣而褐夫能賤之曰彼貪人也我得而凌慢之有一人焉曰吾所志者道晝而作夜而寐寒而衣飢而食休休焉無能為也責其巧與富曾不及向之為技為利者之萬分一然而宗族稱其孝鄉黨服其弟朋友與其信以之立廟堂臨民人出處進退無不可者與夫受役於閭閻見凌於褐夫者為何如哉嗚呼由一念之間而其善惡小大之相去如此則士之求異于人者其志可

不尚乎昔王子墊問於孟子曰士何事曰尚志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此之謂也友人智仲敬築室而居之揭其名曰尚志蓋取孟子之説也而求記於余余曰余與子游二十年矣知子之悉者莫如余子夙敏而有才好學而不倦實孝於親弟於兄信於朋友夫孝弟與信三者既立而曰仁義云者不在兹乎是子之尚其志也久矣此區區之名焉耳古之人畏有名而無實今子實既修而名自從之矣何更為哉仲敬曰是不然靡不

有初鮮克有終者愚智所不免故孔甲有盤盂之誡武王有衣鏡之銘懼弗克終也聖賢尚且如此而況我輩乎我恐吾志之漸弗克終去而不留也庶幾視此而朝夕自省察焉吾非為名也余曰子誠能若是則雖不欲異於人其可得乎故樂為之書

審安齋記

貴賤貧富進退存亡世之大節也而一人之身備焉以一人之身而處數者之變厥亦難矣哉然則處之有道

乎曰安而已矣何為而安乎曰義而已矣義者宜也宜則安矣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如是而已耳貴而義則吾即安於貴賤而義則吾即安於賤富而義則吾即安於富貧而義則吾即安於貧進退存亡而義則吾即安於進退存亡義之所在安之所在也若此斯能無往而不安矣又何難處哉然而曰貴曰富曰進與存者吾之所欲也曰貧曰賤曰退與亡者吾之所惡也使其所欲者不可得而曰吾必安於是則固無是理矣其所惡者

幸可以去而曰吾必安於是亦豈人之情也哉吾故曰宜則安矣袞衣繡裳不以為泰者周公之安也簞瓢陋巷不以為憂者顔氏之安也應三聘之禮起而不疑者伊尹之安也辭萬鍾之禄去而不受者孟子之安也召忽之死難管仲之事讎皆其所安也此其所安者不同而其義則一也友人劉仲澤築一室而自以審安命之曰夕居其中雖饑寒切身未嘗不嘯詠自得而無慕乎其外休休然若將終身焉余竊怪之而未敢言也一日

求文以為記余曰敢問審安之義曰淵明有言倚南窻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子獨不聞乎余聞而愈怪焉曰審安之説在淵明則可在吾子則不可夫淵明之為此言者豈惡富貴而欲貧賤哉盖其不得已而安於義也淵明當晉室波蕩陵夷之際欲行其道而不得故絃歌未終恐為鄉里小人所恥於是拂袖長往賦歸去來以自況故其言云爾使之遇隆平之世則豈寧安於容膝之地而已哉方今朝廷清明天下晏然此誠有為之士以

富貴自安之時也顧吾子獨以貧賤自樂安於古人不得已之地吾竊怪子惡其所欲而欲其所惡也豈所謂夏裘而冬葛饑飲水而渴食糜者耶由此觀之則子之安非義之安也雖然世固有名同而實異言在此而義在彼者傳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又曰安安而能遷子能實此言也以往則異時功德及於人聲名著于世雖居華屋而庇大厦饗膏梁而被文繡必泰然無媿矣玆之安與今日之安為何如也仲澤年方盛而才又甚俊

吾懼其安於彼而遂忘于此也故不得不為一言以相告

王氏孝敬堂記

昔聖人著經示人以至德要道曰孝曰敬兩言而已耳孟子述之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蓋天倫之愛父母兄弟一也故未有能事其親而不能友其兄弟者也未有不能友其兄弟而能事其親者也嗚呼能盡二者之道其唯孝敬乎商河王氏兄弟三人用遜弼能

謹節勤劬相睦如手足左右以奉其父母之養無不如志本立道生家日以理用弼皆隱晦不仕遜受知周定夫先生及先生宣慰江東遂薦遜提舉溧陽課歷龍泉零陵二簿有惠政在零陵聞父喪歸喪除以知事佐道州路遂請老焉初其父無恙時訓用等曰每見人家兄弟往往因貨財忿爭傷其骨肉之義吾甚恥之令爲汝曹異其産庶不致傷義也各以券授之則皆慼不忍異卒不異而共被之情愈篤矣三人者垂白相從日以讀

書力穡課子孫言笑怡怡然正家範於上諸子姪娣姒至僮妾幼穉服役共命容止斤斤然循禮節於下閨門盈五百指和樂肅共無有疏暱厚薄彼此之間又且三十年不衰如初君子異之曰去古遠矣其所謂德色誶語慈子嗜利與夫鬩墻紾臂者草偃波靡耳而乃有王氏哉於是新泉楊祕書聞而嘆曰是可謂能孝敬矣以二字為大書遺之使扁其室焉遜之子繼祖由國子伴讀乞歸養來以記請余惟名實於善惡猶影響然有是

實也則必有是名也有是名也則必有是實也王氏之於孝敬名稱實矣而名其室名其名也君子名其名可乎哉雖然古者盤盂几杖有銘座右有銘所以然者欲其朝夕出入恒得而視之以自警戒省察而不敢或怠也則茲室之名也亦若是矣凡曰王氏者固將朝夕警省加勉惟孝敬是崇日新而不窮無有始終則其實當益充其名當益隆可以激鄙頑開聾蒙鍾餘慶而大門風矣噫以是而名其名夫不可乎哉乃樂為之書用道

甫遜仲謙弼仲輔其字云至大巳酉冬十月既望記

田仲珪孝敬堂記

孝者人子之常分也有性存焉自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夫誰使之然哉固有之性也雖然人之性不能無因習惰窳滅裂之害而固有之孝於是為矯名為悖德淟焉失其所謂性者是以聖人本人性之初而教之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又曰禮者敬而已矣故夫孝而能敬然後可以得其性乎燕

山田侯仲珪於其母之墓所為堂名之曰孝敬請記於予予從而詢其故侯涕泗言曰仲珪不幸未成童而孤母常誨之曰方國家肇造汝祖安撫府君以醫得幸太祖聖武皇帝實掌太醫嘗以節行安撫事征西域戰没汝父倜儻有氣節太祖愛之因賜名庫庫以父官居近幸從征回鶻寇以方畧假數人擒其王藝爾坦以歸詔復其家以旌其功尋授金虎符以提刑轉運使鎮朔方調兵食皇帝經略河南關右為護軍雖在征伐以拯溺為

主凡儒服若二教藝術者率招輯之所全活不知幾何人矣復還領太醫而天下諸醫隸焉奏請郡國立惠藥局以濟病者盡瘁兩朝德業盛矣以汝䝉諸孤懼弗克知無以致肯構肯穫之勤故以告汝汝其勉之仲珪敬佩於中感泣以思自甘旨承奉之餘晨昏定省之隙䝉業業弗敢自怠緊罔𥙷母訓是懼以迄于今吾母爲韓氏性尤静烈雅愛都城南家園嘗從容言曰吾觀燕俗尚墓祭而野常多風埃塵滿席鬼且弗享我百歲後

汝處我必於園中而加屋焉使如平居以適吾志也至元甲申春三月五日年六十有五以卒乃卜兆於園之中央塋而不封上為神座庇屋四楹户牖廲麗陛級廉峻繚以周垣表以崇門從治命仲珪旦夕奠哭歲時薦享蓋怳然如在庭闈之内而王鹿庵承旨俾以孝敬名之張寓軒尚書題之未有記者然名堂之義吾何足知之蓋因吾子之文使妣之訓之志有所顯白以伸罔極之報耳予竦然曰有是哉上古塟而不祔墓而不墳秦廢

家廟之制而漢世公卿乃為祠堂於墓所田侯之塋豈猶古耶嗚呼去古益逺矣固有之性能不為風俗所移者寡矣德色於父而誶語於母者莫知其非矣能知其非矣有能奉甘旨時定省兢業弗怠如侯之致養者乎能致其養矣有能致其哀塋不違志如侯之慎終自盡者乎能慎其終矣有能事死如生思其德訓如侯之不忘而卒能有成者乎由是觀之則所謂孝而能敬者侯果有以庶幾矣名堂之義其稱也於是乎書侯字瑞卿

嘗位於朝任事有能績宰相以聞世祖念之曰是田庫庫子也特以楮幣五千貫賜之今以朝請大夫為濟南少尹云元貞元年秋九月日劉敏中記

## 中樂堂記

樂其孰所從而樂哉不樂其孰所從而不樂哉知其可樂而樂不可樂而不樂而樂其可樂是必有道焉非望之富儻來之貴苟然之安孰不樂焉而吾獨不以為樂簞瓢陋巷曲肱飲水孰為樂焉而吾獨樂之非夫以義

與道為之稱停了然有見於肝膈胷臆者其孰能之燕人蔡君顯卿曩為予鄉陽丘税因嘗際焉察其讀古書洞明古學聰辯有為以操履自勵嘆曰斯佳容也以是交益款逮余來燕聞其藹然有嘉遯之譽知其自與余間闊之年未嘗復一日仕從而訪之則其氣充然其容粹然休休焉若有餘裕者余喜之曰子胡不仕古之所謂學道而有得者將若是耶君曰嘻余之厠跡斯世猶滄海之一粟余之仕宦猶大倉紅腐之粒米余之百年

之光猶駒之過隙以粒米之官一粟之跡泛滄海之世駒陰幾何乃區區膠轕固結紛拏騰擲於一市征之殿最與奪嘻造物之誑余也久矣余家都城賢豪之藪而貨物充盈從有歸市有得也余但起課僮隷作息閒作歌詩銜杯鼓琴以自樂其樂凡世之危溢負乘巧倖攫攘憂喜得失之變無與焉吾止此而已又奚暇知夫學道之有得與不得者哉語未既則捧觴前曰適為一堂願吾子以終教我余竦然曰觀子之道可謂知其可樂

而樂者聖人樂在其中之言庶乎無愧矣請遂以中樂命之可乎君謝曰非敢望也乃大書二字使扁之且為記云

仰髙堂記

蔡君季良取詩髙山仰止之義命其堂曰仰髙為之説曰山形之髙也人仰之賢人之髙也人企之然仰山者不能至於山而企人者可以及其人如知其人之賢而不知所以企焉者自下者也故君子因其仰山之髙則

思企人之高能企人之高則人亦將企吾之高矣賢而至於賢聖而至於聖用此道也而可以自下乎季良之命堂也其志遠矣

中菴集卷十三

中庵集卷十四

元 劉敏中 撰

碑一

鄒平縣至大四年加封大成至聖文宣王碑

天地生萬物人居其中而物皆役焉故人為萬物之靈人之中有謂之聖謂之賢者而人皆下焉則聖賢又人之靈也彼聖賢者其生也有神明仁哲之用其没也有盛德大業之著是以歴代盛王莫不取古聖賢德業之

所在祠祀之封崇之使一世之人有所景仰則效遷善遠罪胥化而底於治而聖賢之中其道與造化同混融與天地相始終者獨惟孔子焉故其子孫襲世爵祠祀徧天下而褒崇之典愈加也蓋自漢而下曰侯曰公唐開元間始王號文宣宋加至聖我朝加大成焉大成之義蓋取諸孟子其所以尊奉聖人者於是至矣鄒平廟學將勒制書於石監縣以其屬請曰願有述惟鄒平古名邑漢有伏勝嘗以尚書授晁錯今名其鄉曰伏生宋

有范仲淹讀書長白山中今號其嶺曰釁堂而民皆祀之所謂景仰則效者可以槩見況乎大聖人之號揭至隆平之時民之視聽必為之一新不啻開霽之覩日月當春之聞雷雨也其秉彝之好油然於中感動興起有不期然而然者矣為之師師者從而布宣朝廷所以尊奉聖人之意開導勸奬休養而培植之則一邑之治朞月之間可不勞而致夫若是當復有大儒如伏生大賢如范公者出而為他日治效之應嗚呼聖人之道帝王

之制大矣哉

蒲臺縣皇慶二年秋加封大成至聖文宣王碑

昔夫子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嗚呼天無言四時行百物生聖人不能無言言之而綱常定三極立萬世準是知聖人之言與天之無言其道一也聖人即天天之大不可名然猶曰蒼天曰昊天曰旻天曰上天曰皇天斯皆知其不可名從其所見而稱之耳聖人之大亦不可

名然自魯曰尼父漢曰褒成曰褒尊曰先聖曰隆道其
爵或公或侯至唐始王號文宣宋加元聖改至聖斯亦
知其不可名極其所尊而尊之耳天開有元列聖相承
以人文化天下武皇踐祚考制諏禮聖人為先取義孟
子之書加號大成至聖文宣王致奠闕里誕告中外其
所以尊聖人者於是至矣蒲臺古名邑自監邑而下兢
兢翼翼議勒制書廟學謂當有述下方庸謹歲月邑尹
張某來以為請嗚呼國家之尊奉聖人者寧可不知其

所由而然乎夫道在人心教存六經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心也故将範模陶鎔薰涵沾沃使民賢喆踵出屋可比封欝然致唐虞三代之隆風行四方效觀一邑則凡有縣大夫之責者慎思而加勉焉可也

延祐二年夏四月般陽路加封大成至聖文宣王碑

般陽路總管谷杲過其繡水言杲之來無他頃月朔暨同列監郡僚佐謁廟學既奠相與顧瞻洛嗟同然言曰

吾屬稟天子命榮冠裳飫祿廩以臨是邦而其為政之本盍亦深惟而熟計乎傳不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又曰經緯天地曰文又曰守成曰文於堯則曰欽明文思於舜則曰濬哲文明於禹則曰文命敷於四海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然則文者固政之本歟周衰大防崩詖亂極而孔子作孔子乃刪詩定書繫易作春秋於是三綱舉而五常立善惡判而取舍定二帝三王文明之教煥乎伴日月矣斯孔子之道也是道也由之

則理否則亂然則孔子之道又文之本歟故歷代褒崇尊奉之典未有踰孔子焉葢自漢氏而下有公侯之封至唐始王曰文宣宋加至聖皇元撫有方夏凡所設施一本是道歷中統至元迨於元貞大德文治蔚興跨越漢唐逮武宗皇帝制加孔子號大成至聖文宣王誕告中外大成云者取孟子集大成之義也尊之至矣今上始嗣位下明詔首以興學為天下勸繼又設科以經術取士其所以酌成憲崇政本昭昭如此若奉而行之勉

而成之非吾屬長民者之責乎況聖號又崇文之本誕
告之始固當大書深刻以新景仰而今猶闕然不亟圖
如吾責何石既具衆欲得吾子辭庸謹歲月杲敢以請
敏中竦然曰聖人之道國家之治長民吏之責君言盡
矣乃書而為之贊曰
蒼姬之衰澤竭道熄斯文未喪聖人乃出刪定繫作三
極以立一言之微萬世之則盛王師之乃以有國皇惟
我元是奉是式治成本固榮今邁昔蔽號爰加典禮斯

赫大邦有般官守惟職刻石宣化來者其蹟

鄒平監縣布延君去思碑

國朝官制路府州縣皆置達嚕噶齊一人位長吏上監其治也至大四年六月白霫布顏特穆爾以進義校尉為是官鄒平年二十有一矣其父兄並仕吳王邸為大官戒之曰鄒平號難治汝以弱年監難治之縣殆哉慎之勉之即有悔無相見也始下車有能聲一年民誦之三年代歸民挽之不可得而思之弗能已也於是邑士

高某趙某介國子先生張長白愼與來以耆老與人之言告余曰吾儕野人生逢太平涵濡天恩服勤力穡以仰事俯畜不勝大幸間歲宿蠹育縣中繁不可縷舉其甚者如方物和買之資官馬芻豆之直皆歲給大農朝廷不以病民也而為蠹者乃以利己出入控持捩取無畔岸弗憮又如訟有不免也一朝投牒如墮穽獲兩造兼噬動連歲時曲直未明而生業以索矣復有飾非遂姦訟非已得墜餌谿壑釀其機關使善良屈力而莫申

單弱飲痛而受敝苟利成風蕩無禁訶又如賦役有貧富下上輕重之差常制也而乃反之變化恍惚如鬼神不可知故富益富貧益貧凡此吾屬之困也久矣吾進義君之至一日盡刮去脫然如沈痾之得良醫而更生焉盖吾進義君始以父兄之約而能廉不可動矣廉能剛無所懼矣剛能公絶偏私矣公能明精視聽矣有是四者又能行之以嚴濟之以寛而成之以勤斷之以决凡所與民接者皆躬親之必當而後已故其僚佐相勗

以和吏屬縮不敢毫髮欺疇昔持短長攫攘大嚼而快意者皆疊足斂手慹爾而遁斯吾屬之更生也君之惠厚矣大矣顧無以為報公不惜一言載諸石以傳之天下後世以畀吾野人之愚誠則又公之賜也以是敢請嗚呼民邦本也路府州縣之設皆以為民而親民莫若縣故縣之得人為恒難其得人與不得人而民之利病禍福皆立至如影響然縣之責重矣乎嘗觀古之人任是責以立功於民顯名不朽者無他道焉廉且能而已

耳後人不然廉者不必能能者不必廉蓋廉非其廉而能非其能矣能必意事以厲民謂彼之足欺也廉必不事事縱其吏以厲民謂已之無與也由是政令失而貪暴横寃苦多而謗讟作幸免終更去必曰彼縣難治噫不職而誣其民可乎哉人之不得也如此今進義以監縣治效獨卓卓動人非惟向之所謂廉且能而然與噫自君觀之縣難治乎哉民之不能忘也宜矣乃為之書

益都路總管李公去思碑

益都禹貢九州青為齊封綿絡海岱民繁物夥代為雄藩聖朝更制以郡為上下路路置總管統攝守縣而青為東方上路之冠膺是任者非有宏名鉅望之素長才雅德之實則莫能宜其選亦莫能堪其責也大德三年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李公諤以選實來三年代歸民攀援涕洟如去慈父母又三年民思之不已耆壽伏珍等相與謀曰與其徒思無益曷若刻石頌德乃件公之治行因余故人令本路經歷王文羽伯儀徵余文余

得公之善政其大者曰去民疾重民本愼民罰謹民教清吏習凡五事焉初司鹽鐵者以青地多潟鹵鹽所易出乃比屋計口配鹽入其直以防民私謂之食鹽久則吏緣為姦口歲至五十斤鹽腐而食弗盡誣之以私鬻直多而償不足罪之以欠課敲榜禁繫求索百端往往破産而後已或乃先責其直而竟掩其鹽民騷然無所控訴歲巳久矣公下車訪知其然歎曰斯弊不去吾何以為政適詔使問民所疾苦至青復有宣慰司公即抗言

乞罷食鹽聽民買食便詔使宣慰是之聞諸朝俄而命下選官與公審定可否以聞遂議居實瀕海者食鹽如舊而遏其吏弊其益都臨朐莒臨沂四縣及青之録司益都縣之顏神凡六處可官局發鬻滕嶧二州鄒滕嶧三縣及沂水之新寨凡六處聽商販往來議上從之民喜如更生焉又兵籍之民强弱相懸有不堪役者朝議將為更張遣使與公閱實之公家至户到口詢目視無風雨晨夜吏不得私而人服其平所謂去民疾者此也

公曰民少紓矣民未知本於是勵勤勞禁游惰謹天時因地利牛羊無方苞之踐原隰有如坻之穫粒米狼戾溢于他州所謂重民本者此也公曰民務本矣民未知禁於是舉條章申好惡悉民辭詳公牘小大之獄必以情高下之手無所容巳而人人知懼而訟益簡所謂慎民罰者此也公曰民知禁矣民未知教於是飭學校明人倫子弟就學者復其役秀選可用者達乎上考比磨勵躬為倡率期月之間俗葢彬彬矣所謂謹民教者此

也公曰民知教矣吏習未清欲吏習之清莫如身喻故公田歲入必以分惠寒士及細民之飢乏者佃有不給即免其輸以是家恒無餘貲自奉蕭然晏如也吏屬化之有廉隅之風所謂清吏習者此也夫能去民之疾重民之本慎罰而謹其教終之以正已而正人收民之能事畢矣嗚呼此民之所以為不忘也歟漢世良吏史稱所居民富所去民思然其所載僅不過數人余固知良吏之少也何以言之為吏欲果而果者多失之猛猛則

刑必失中而無辜者多民罹其害矣若是者十有三欲惠而惠者多失之緩緩則號令有所不行而豪猾者肆民罹其害矣若是者十有三欲廉而廉者多失之苛苛則纎芥不容而猜釁作私忿交攻而公道廢民罹其害矣若是者十有三若夫果而不猛惠而不緩廉而不苛使民蒙其利而無所害乃所謂良吏者已若是者十有一焉然則民之害十恒有九而良吏纔一焉耳嗟乎良吏之少也如此夫幸一遇之人又安得而忘之哉余既偉

公能為良吏得民不忘之思又嘉青之人能不忘公德知遇公之為幸也為本其實而系之以詩公字德貞恩州人自號穀山風儀朗然意度沉雅博學能文而政事為尤長今翰林學士承旨野齋先生其兄也人門德望景仰一世云詩曰

天生我民付之大君大君有命曰吏汝親吏得其職我卵我翼職有不獲吾嗔吾膝幸生盛時吏職孔修殿此大邦莫如李侯李侯鉅公淵靜亮直匪亟匪徐允猷允

則吾疾膏肓侯能愈之吾厄餒寒侯能禦之厲禁慎罰人以訟恥勸學明倫俗從是靡正己正人侯惠不訾侯惠不訾吾人之思思莫我宣曷維其已伐石刻辭傳之孫子

## 大智全寺碑

大智全寺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元皇太后作也初皇太后命工畫觀世音菩薩像于都城西高良河東南之亭設長明燈供報佛恩也厥後薦香曰我昔歸依佛蔭

崇奉九子之母資福胥嗣有願未酬乃命即其地廣而為寺寺成皇帝詔翰林文諸石臣等竊惟佛之教由戒而定定而慧則佛矣語其究竟則法相皆空語其神通則功德罔極凡知歸嚮靡不如願其道蓋一本乎濟衆利物而已故歷代尊信之然必有聖人者出乃能取其濟衆利物之道推而及於世而佛以此時顯大威德厚聖人之福而成其志佛與聖人一也主上以天縱之聖纘承丕緒夙夜孜孜慮德化為未周民生為未遂是以

湛恩汪濊涵煦無外期於動植之倫咸歸太和上之所以資其道於佛佛之所以厚其福於上者於此可見本而言之實我皇太后夙昔擁佑啟迪之功也惓惓焉翼翼焉光大佛宇恩裕後昆其濟衆利物之念深矣寺之制正殿位三世佛前殿位觀世音菩薩右為九子母之殿左為大藏經之殿北有別殿以備臨幸前為三門設四天像而僧房齋堂庫廩庖湢甍連棟接絡繹周匝三門之外二亭西曰寶華東曰瑞慶中為池池有梁蓮花

芬馥淨供天出金碧丹雘焜煌交輝賜名大智全以慧
言也命開府儀同三司圓明廣照三藏大師沙津愛護
持天藏主之高僧雲集法像莊嚴鐘皷幢蓋晻藹宏亮
梵唄之音洋洋朝夕觀者不覺企躍興善如入祇陁園
升兜率天也貲費皆出興聖宫官民無與焉命銀青榮
禄大夫徽政院使章慶使殊祥院使甄用監卿大同親
軍指揮使領羣牧監臣錫哩瑪勒銀青榮禄大夫平章政
事同知徽政院事左都威衛使臣王恒董其事經始於

皇慶元年三月一日落成於是年八月皇太后親視賞賚周悉嗚呼因果報施感應昭然皇太后敬祖裕後之誠聖天子承顔順志之孝佛如來知慧方便之教故當如響隨聲潛孚默應璿源日益浚金枝日益茂福禄千億賴及元元以篤我國家億萬載景命無疆之休皇乎盛哉乃作頌曰

佛之道真實而與佛之門虚寂而尊匪空匪有為智為慧神妙變化不可思議有求必獲有願不違三界無大

一塵靡徼於皇聖元是景是式八表從化萬彙懷德帝道昭融惟佛圓通國勢穹窿惟佛高崇時之至和莫是為盛蠢動含靈咸遂而性愉愉聖母體仁以慈穆穆天子孝養日祇聖母有念有念惟大宗社惟重子孫是賴曰有福田即佛所居廼闢新宮新宮渠渠緊師圓明挈佛心印新宮爰處大法以振祝釐儲祥其來穰穰孚錫羣方邦家之光載揚佛輝勒此篆籀聖母天子嘉樂萬壽

敕賜應昌府罔極寺碑

皇慶改元冬十一月詔翰林應昌罔極寺碑識未建其以本末撰文俾刻之從皇姊大長公主之請也臣敏中既承命按聖元有國以來勲閥之家女為后妃男繼尚主世威之重寵絶常品者惟鴻吉哩氏而已始由昂吉諾延以佐命功顯於太祖之世成宗元貞元年追封濟寧王謚忠武子駙馬納沁尚主色徹罕太祖女孫生子駙馬特穆爾有功北征賜號曰阿勒達爾圖尚主世皇

第三女囊嘉特戳封皇姑魯國大長公主魯國三子長為烏敦巴拉駙馬大徳十一年封魯王尚順皇女僧格喇實上初即位封皇姊大長公主子阿哩雅實哩襲爵魯王初至元辛未之歳魯國自以内壼鍾愛出嬪于遠慨然永思圖所以致孝者乃相忠武營牧故地天都撫其坤維金山拱乎艮方大澤二泓渟浩瀚相距左右號東西海二海之間原膴膴宏爽乃乞綸命為城郭為宫室為府署為佛寺府賜名曰應昌寺曰罔極寺為正殿為周

廡廡四維爲樓爲硨樓爲垣爲門爲齋廬庖庫金碧上下輝映絢爛諸佛像設妙極莊嚴又爲浮屠府城之西聘梵僧有德業者誦持祝釐祈年其間葢嘗欲勒石而輒不果今四十年矣故皇姊因有是請臣竊惟佛法有四恩之説而父母居其首義與蓼莪詩合詩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寺之名出於此乎故知人之所以爲人國之所以爲國百行之所出萬化之所生小大終始必本於孝而後可故曰君子務本本立

而道生孝之用大矣哉嗚呼世皇以孝治天下故九族以親四海以寧雍熙之和洽於其時魯國以是歸誠梵教滋殖福利申顧復之報而孝既隆於前聖上嗣服遵酌成憲故美化以行善俗以興孝治之懿復於今日皇姊以是繼志述事廣發願念濟前人之美而孝復宏於後其為功德詎可量哉且使忠武之勳烈家世輝赫蕃衍永庇國家景福無疆之休伊茲寺是始嗚呼孝果大矣乎罔極之義斯可以見矣銘曰

佛以空傳儒以有教空有不同同者惟孝孝之為用萬善所根本根或遺善奚於存為孝無方惟心是屬一誠所及孝無不足魯國之孝顧復孔懷圖報梵宮介福允諧世皇嘉之名以啟之皇妣述志稟命紀之帝命赫赫王刻煥發魯國之舉忠武之烈忠武子孫生為帝姻遵是法門世以孝聞永報國恩

中菴集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中庵集卷十五
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張虎拜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錄貢生臣苗序瀌

謄錄監生臣汪 祿

中菴集卷十五

元 劉敏中 撰

碑二

忠武王廟碑

天開聖人福斯世必有任重傑異宏偉之器出於其間聖人得之然後莫大之計可勿疑而舉非常之功可不勞而成堯得禹浲水行地中其利為萬世賴湯得阿衡武王得師尚父皆拯民於水火屹然成長治之業聖賢

之合果非偶然矣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以唐虞湯武之聖紹膺景命恢崇丕緒一時腹心爪牙之寄宣勞戮力皆極其選至於出入將相動協聖謨越長江掇全宋致有元之盛跨越百代焜燿萬祀者曰惟忠武王耳上之居儲闈也趣王功烈賜幣行中書省俾廟于杭始嗣位勅濟以公帑十萬緡成之且勒碑焉而其辭以命臣敏中謹按王諱巴延朔方人其族為巴琳氏曾祖默爾根圖太祖起兵為巴琳部左千户祖阿拉克襲父官平

呼展有功從憲宗西廵卒于軍父尼固爾岱以世爵從宗王實喇開西域以卒王長於西域至元初年甫三十以宗王命入奏世皇一與語異之輙留置左右弗遣未幾拜光祿大夫中書左丞相姿凝峻整諸曹白事尤難決者辭往復稠疊王恵然如無聞白已擧目一語而破其歸要事以決省中始帖帖讋服識其為真宰輔也七年同知樞密院事十一年再為左丞相廷議以宋恃險拘我信使資我叛臣以汩我東土矧威福下移人且罹害

興師問罪茲惟其時皇帝詔王昔曹彬以不殺平江南今以六師畀汝汝為吾曹彬可也王拜命起行不至其家是年十二月渡江明年五月被召入見且陳始終規畫七月拜中書右丞相八月還南明年正月宋降五月以宋主與其母后致闕下而聖統一矣嗚呼天生王以助國家而世皇能識之世皇以大任付王而王亦自任之混一之隆人皆見於王之凱旋之日而不知世皇獨見於王之始至之時宋平之期人皆見於大兵渡江之

後而不知王獨見於拜命啓行之始也蓋世皇以至誠奉天以至仁濟天下王以盡忠報國以盡力效所職上下交孚天人協應故能収此駿功若是其速也夫大江之險昔人有天限南北之嘆有土囊欲塞之哂險固足恃也然而我師一臨南北不得限土囊不必塞何邪彼之君臣其道不足故也彼不足而我有餘險復何有哉傳曰在德不在險信矣蓋王之勲蹟大者有四初我師及郢王欲勿攻諸將以為郢據上流過弗取必有腹背

患皆力請王曰我奉命伐罪不擊一城且兵行有機得失在吾非汝曹所憂也卒舍郢由别港濟舟順流而下廓如無人陽邏控大江北壖宋人堡以自蔽攻之堅不可拔王密謂副將左丞相阿珠彼所恃惟此耳可用擣虛之計掩其不意南岸可得也得即報我阿珠夜以勁卒三千人背陽邏飛艘突據南岸黎明報至王即以大兵徑渡宋人褫氣而武昌金陵沿江諸州盡為我有及赴召而還也乃分三道掎角以進王以中軍直抵餘杭

布宣聖天子問罪弔民之意宋乃出降其取敵有如此

左丞相阿珠才勇善戰而士頗不附王患之乃獨禮敬

加異由是衆視王益敬以和諸文武將佐皆密悉其才

用臨事遣授各盡其當故能所向無前動必有成其駕

馭有如此王用兵紀律外嚴而中寬以聖訓不殺為主

威憺德懷歘附日至或請入視降城府藏簿帳以知金

穀戶口多寡王笑曰是欲賁緣噬吾民耳乃下令諸將

士敢有肆暴掠及入城者以軍法論故所至犬雞不驚

四民晏然獲來蘇之望其注措有如此江左地 繁阜滋久金玉錦綺珎異奇古之玩在所充溢王一不挂目宋降將有以趙氏二宗女獻者立叱去之逮宋降幼主與母后請見辭曰但俟拜天子卒弗與面既歸帝慰諭嘉其功再拜謝曰惟陛下神聖阿珠勤勞所致臣何功其禮節有如此嗚呼非天之所命能至爾邪是後拜金紫光禄大夫知樞密院事進開府儀同三司太傅録軍國重事乃若靖東藩之亂勤北征之役世皇升遐成宗未

立伊霍之重朝廷賴焉其詳有太史在茲不復著春秋五十有九以疾薨于京師甘棠里第實三十一年十二月也大德八年正月制贈宣忠佐命開濟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淮安王謚曰忠武王云銘曰
天惟德輔眷我有元聖祖勃興植本浚源世皇大之道濟無外孰有宋迷獨險是賴皇赫斯怒命我相臣往致而罰以蘇爾人相臣維何惟王忠武王之始隮邀自西土夢卜之遇千載一時大任在身逮茲見之王既奉命

弗矜弗惕匪徐匪亟而行吾職謀士落落惟王之承虎旅嘽嘽惟王之令大江凌空航以一葦雄城峻壁不戰而靡法去彼苛政樂我寛我樂我迎漿壺食簞青蓋爰出北闕以貢地闢天通遂大一統彬彬之不殺王則為優渾濬之訟惟王所羞杭廟崔嵬像設儼若英風萬古雲臺麟閣

丞相順德忠獻王碑

故太傅右丞相贈推誠履正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

三司上柱國順德忠獻王達爾罕旣薨之五年皇慶改元之秋上詔中書故丞相達爾罕弼亮三朝功多不可以不顯其相地廬溝通逵旁勒碑焉且詔臣敏中撰文臣竊惟有國致治難得賢爲尤難是以古之聖王得一賢則信任之尊顯之使得以盡其能又必襃崇之表異之示不可忘其勞若太常之紀盟府之藏彞鼎之勒麟閣雲臺之像不一而足重得賢之難也我元聖聖相承天祐生賢相臣將臣炳烈相望人才之得於斯爲盛若

夫懷遠圖而畧近功先大綱而後小數藴江海之量負山嶽之重不威而令行不言而人服處難而無所惑履變而不可奪端委雍容而朝廷尊安天下受其賜則忠獻王其人乎上之所以眷眷焉不忘而王之所以荷此表異之渥也宜矣嗚呼聖人言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于茲焉見之臣謹按王諱哈喇哈斯朔方人其族為威喇諾爾氏龔號達爾罕曾祖考諱奇爾賓勒贈推忠佐命宣力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順徳王謚

忠武祖考諱巴哩察贈恊忠翊亮定遠功臣太師開府
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順德王謚忠毅考諱囊嘉特贈
宣忠効節保大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
順德王謚忠愍曾祖妣哈喇沁氏祖妣諤勒哲依氏妣多爾
噶納氏並封順德王夫人忠武重厚有英才遇太祖皇
帝於飛龍見躍之際知汗將欲襲之趣告帝爲備果至
我兵縱擊大破之尋并其衆以功擢千户錫號達爾罕
時官制惟左右萬户次千户非勲戚不與達爾罕譯言

一國之長帝謂侍臣彼家不識天意故來相害是人告我殆天所使我許為自在達爾罕矣因賜御帳什器及宴飲樂節如宗王儀是後所下郡國由奉聖大同至陜西西域土番雲南遼東未嘗不從摧堅蹂強以死力自効壬辰太宗皇帝畧地河南忠武間出太行反擊燕有功會病薨子十二人其三忠毅也以勇敢服衆從睿宗皇帝取汴蔡滅金丙申錫分邑順徳病薨二子次為忠愍果毅有謀以近侍時從憲皇帝伐蜀多勞績戊午薨

于軍於是王甫及歲而識悟異凡兒目不視戲稍長善
騎射尤習國書間儒者談輙喜至元壬申世祖皇帝録
勲臣後一見異之命襲號達爾罕長宿衛百人夙夜共
職惟謹甞從獵馬蹶傷面上直如常帝命醫視眷益重
明年秋九月帝御萬壽山王侍賜金緞諭曰汝先世勲
大朕且大用汝又明年春丁母夫人憂哀毀踰禮是冬
十月帝獵賽音布拉歸語皇太子曰達爾罕非常人比可
善遇之乙亥江左平賜廉欽二州益其邑乙酉拜大宗

正賜珠衣一襲時郡縣囚盜詐者上宗正決屬當遣使
決死囚諸道王重按獄詞小不具悉令覆勘奏決者僅
六十人耳尋赦下所活數百人大同民羣鬭毆鷹房三
人死近臣以變聞帝怒亟遣王治止坐其首鬭者京師
有以偽造楮幣連富民百餘家王盡釋之保定諸郡旱
民當輸米京師多以輕資就糴有司摭為姦欲沒其産
賞告者王得其情皆縱去曰舍貴就賤民便事集又何
罪為柄臣擅威福益横知惡己忌之數曲為邀致竟不一

往其家僮冐禁殺牛有司莫敢詰王致以法益忌諆撓王以多事奏請江南因亦隷大宗正莅決王曰彼閭民教令未孚若一切繩之恐生亂帝是之而止辛卯帝念湖廣失治欲遣近臣往莫宜王臺奏達爾罕在宗正決獄平即去恐難其人帝曰彼地朕嘗駐蹕治非斯人不可王遂行隨賜以玉帶授榮禄大夫湖廣省平章政事湖廣南瞰交趾占城西振蜀西南接南詔東連吳會境壤且萬里而八番两江蠻獠布溪峒間虺蛇起伏跳踉

小戾則相讎殺攻剽無時故治視他省劇甚王至審利病度先後簡僚佐撫兵民威行德流善遂頑草錢粟刑獄井井有條自宋時有巨盜聶黨出沒湖湘殆二十年不可制王選士付以方畧悉擒誅之江州隷江西省有猾民餌官府恣𥘉凡剽船江中羣盜皆與為根穴交通王知狀徑縛以來百救莫施卒寘於死遠近震悚俄置行樞密院兵民政分勢不相容姦寇伺發溪峒以閧壬辰王入覲列其不便罷之帝問王人言廉訪官反撓吏

治朕已令視之卿謂若何王曰憲司職糾姦弊貪吏所疾妄為謗耳帝以為然及還邉將征交趾出其境王戒曰無擾吾民有奪民魚菜者杖其千夫長一軍肅然乃上奏曰往年遠征無功民瘡痏未蘇乃復有事非國善謀也又發湖南湘之富民屯田廣西為圖交趾計王以徙民癉鄉事固難成易致怨叛遣使密奏吏抱劵請署不答俄使還報罷民大悅已而廣西元帥府請劵南丹戶五千屯田襟要謂士不死癉癘餽餉有餘蓄實空荒

之地為邕管之蔽制諸蠻控交趾其利有六王喜與之牛種農器置長統馬關諸朝到于今便之湖廣舊無夏稅柄臣援唐宋末世為徵王曰衰獘之政聖朝可行邪竟奏罷常澧辰等州大水漂民廬多死者王亟發廩為之賑恤凡災皆如之甲午春正月世皇登遐王謹斥候戒不虞境内寧肅大德戊戌九月朝成宗皇帝于上都帝嘉其績授光禄大夫左丞相行省江浙視政凡七日綱舉七十餘事民風吏習翕然為變入為中書左丞相

加銀青榮禄大夫杭之耆庶伏地攀泣馬不得前王既當鈞軸益以天下自任每退食延見四方賔使訪以物情得失吏治否臧人材顯晦年穀豐歉釆可行行之凡論議先以國典叅以古制揆以時宜必當而後已其可否事猶元化之運順無留滯惟不言利不喜變更一以節用愛民重名爵為務京師先未有孔子廟而國學寓他署王喟曰首善之地風化攸出不可怠乃奏營廟學嘗躬為臨視既成朝野瞻聳選名儒為學官奏遣近臣

子弟入學而四方來學者益衆又郊禮久未遑王總羣議奏行之辛丑同列以或者議倡言世祖皇帝以神武開一統功蓋萬世陛下未有伐國拓地之舉以彰休烈西南夷八百媳國弗率可命將往征王謂山嶠小夷去中國遼絶第可善諭向化茍將非其人未見所利弗聽竟奏發湖廣兵二萬人丁壯役餽輓數十萬將失紀律果無功而還諸蠻要擊飢疫相仍比至將士存者纔十一二會赦有司議釋將罪王曰徼名而首釁陷失士馬

非常罪比不誅無以謝天下奏誅之癸卯秋拜中書右
丞相加金紫光禄大夫王嘗言治道先守令至是選掄
益詳時號得人定官吏贓罪十二章及丁憂婚聘盜賊
等制禁獻户及山澤之利每歲春大駕幸上都王必留
守其重可知已時帝疾連歲權移中闈羣邪交扇勢焰
翕忽王以身維之姦不得逞事以無撓丙午加開府儀
同三司監修國史置僚屬奏脩三朝皇后及宗室功臣
傳冬十有一月帝弗豫王入侍醫藥出總宿衛且理幾

務諸藩王欲入侍疾王拒之丁未春正月宸御晚駕時
武宗皇帝撫兵居北王封府庫稱疾卧闕下理幾務如
故中闈以姦臣謀絶北道驛欲行祔廟禮王格其事密
記授使間走踰兩驛始得傳馳報武宗諸懐詐者數欲
害王王不為動内外懔懔視王以安會今上皇帝皇太
后至自懐姦臣希中旨謀為不軌三月王賛今上皇太
后擒滅其黨癸使迎武宗四月今上皇太后如上都王
繼往五月武宗即大位加太保開府儀同三司録軍國

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賜以憲廟所御白貂裘實帶未幾加太傅賜第令其子托歡近侍和林控北邊始置宣慰時諸部落降者百餘萬口乃罷宣慰詔王以太傅為左丞相行省事賜楮幣十五萬緡黃金嬴十二鎰白金二千五百兩帛四百端乳馬六十匹皇太后賜楮幣五萬緡帛二百端至和林獲盜米商衣者即斬以徇攘竊屏息行旅為便分遣使發廩賑降口復奏請錢七千三百萬緡帛稱是易牛羊給之又給網數千令取魚

食遠者厄大雪金山命諸部置傳車相去各三百里凡十傳餽米數萬石牛羊稱之又度地立兩倉積米以待來者全活不可勝紀有飢乏不能達和林往往以其男女弟侄易米以活皆贖歸之和林歲羅軍餉恒數十萬主吏視利繆出納囊槖滋弊久矣王立法以遏其源沿海屯田廢弛重為經理歲得米二十餘萬斛益購工冶器擇軍中曉耕稼者雜教部落又浚古渠溉田數千頃穀以恒賤邉政大治至大改元戊申帝賜大帳如親王

制諸藩禀命戎事則以宴之仍賜酒米百斛皇太后令
上咸有賜焉天下傾耳以俟復召是冬十一月遘疾召
其屬曰吾不起矣不得報國矣汝曹各自勉此間金穀
勿貽朝廷慮其屬以聞帝驚愕命醫偕其子杔驩行以
閏月某日薨于和林所居之正寢春秋五十又二天雨
木氷連日帝大傷悼遣近臣慰諭其子賜賻錢五萬緡
令上賻錢二萬五千緡勅大興尹買葬地昌平陽山之
南原曰使天下後世知吾賢相耳乃胥議為石塜柩至

以是月二十有九日葬近而朝著遠而士民以及四方慟哭流涕嗟悼懐慕及奠于冡者無有已也明年乙酉八月有封謚之命先配遜都氏繼室札拉爾氏卓哩雅氏札拉爾氏奇味氏並追封順德王夫人一子即托歡由近侍為太子賔客今上御極遷御史中丞進大夫官榮禄大夫襲號達爾罕博貫經史特立正言得風憲體皇慶改元壬子制加王曾祖考而下三世爵謚大夫之母諤勒哲依氏封順德太夫人王為人神守靖偉簡重寡言不見

喜慍望之儼然知其為公輔器其在宗正也從世皇北巡平宗王亂初入叛境王率三百騎猝與敵遇徐整騎突出敵背連發矢殪數人敵披靡遁帝壯之其在中書也引儒生討論文典至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君臯夔稷契伊傅周召之為臣歎曰人生不知書可乎乃館士教其子學由是而觀王之文武志略本乎天性奮身逢時發於至誠故其事業之見於世剛明正大巋巍煒燿如此嗚呼古所謂大臣者王為無愧矣臣既述其事乃繫

之以詩曰
漢有文成難制將變元有忠武患去未見掖聖承天偉
績共貫忠武有孫維王忠獻維嶽降靈維王以生雲風
類從近列以升穆穆世皇羣材權衡孰大予任王于是
稱利器所施宗正焉始挺然鶚立獄平政理朝有巨姦
王不以齒有媢不荅姦氣為褫帝念湖廣控馭匪宜陟
之冏司曰汝往釐霜肅露濡化行若馳島蠻海夷悅服
熙熙移杭未旬入總大政民有怙恃事有龜鏡惡者自

懲善者相慶百度亹亹咸統于正成宗上仙回邪譸張
勢挾中闈搆謀非常王翊潛龍寘彼斧斨伊霍之重賴
其胥匡武皇嘉之康錫三接朔方往撫有闓赫赫一夕
隕星山圮棟折遄歸之望竟莫爾愜天子曰嘻斯何人
斯何紓予思其碑而辭大書深刻九逵是向尚千萬年
監此良相

勅贈益都行省伊克札爾固齊贈推忠宣力功
臣謚忠襄薩木丹公神道碑銘

皇慶初元歲壬子冬十有二月大司農卿臣穆爾托噶
王某參議布哈奏吏部郎中雅克特穆爾洎姪章佩太監
圖卜特穆爾言由臣父而上大父曾大父皆以服勞矢
石制贈官勲爵謚恩寵優渥顧得勒之堅珉庸示不朽
上可詔臣敏中撰文臣謹按太尉忠襄公朔方人族薩
木丹氏小字沙扎該吏部大父章佩曾大父也資恢特便
騎射驍勇罔儔太祖龍飛備宿衛從征不庭芟迪延蹂
回鶻拔唐古著勞歲庚寅太宗稔公英果令督阿穆爾

攻信安下之明年為監戰萬戶同萬戶阿爾鴻和爾破
汴癸巳賜金符授益都行省都達嚕噶齊勑諸部兵百
取卒二卒具馬三牛二以從又益領通事戶沙克嘉巴圖爾
等軍尋偕達春諾延統二萬騎收國用安于徐丁酉遷京
兆省至懷屬大疫士不利行有旨就鎮懷孟又代察罕
總軍河南復官于懷時草創庶事擾攘公以撫養為專
務戢姦禁暴民翕然安生己亥同官王榮韜禍心專恣
不法一日執公將寘于死其黨請于榮曰公未嘗毒吾

人願勿殺榮言是善驛騎不殺必遽聞復力請榮乃閉公佛室中刼衆保大行幄帳砦以叛夫人實里巴氏聞亂手擊鼓召兵至榮宅窺牖破户得公則面縛帛抹口兩足跟斷矣公不勝忿翼以二子畀創馳旁郡請兵彰德郡將蒙古博爾濟兵破其砦獲榮戮之上聞遣詔使以榮妻孥資産畀公黨惡者皆誅於是出民萬餘于郊哭聲沸天公言諸使者王榮已戮惟是脅從皆吾民若誅顧空城奚為儻朝廷罪不殺我執其咎盡釋之又言榮

妻孥不幸至是可哀悉檄遣歸民籍其第舍為驛館一無所取創平入覲上憫其勞寵賚優渥踰年薨和林勅葬山陵之旁聖天子御極贈推忠宣力功臣金紫光禄大夫太尉上柱國温國公謚忠襄夫人哈屯和斯哈喇沁實巴爾哈喇沁實喇巴爾並温國夫人子男八人達吉達春濟嚕海阿拉楚勒罕丹達里埒里圖嚕齊達春總管丹達里宣尉使萬户贈榮禄大夫平章柱國温國公圖嚕齊宣差孫男十八人曾孫二十二人玄孫六人女

三人塔倫奇塔特章巴喇亥皆適名族其諸孫輩行名官刻之宗派圖竊惟兵凶器能戕人殺人而善用者能活人何哉葢其爲心休休焉必有以本其不殺而後能濟人之厄若公之力請王榮胥從之衆踰萬人是豈不本諸其素無殺人之心而能乎矧又能憫其仇人妻孥不納諸已仁矣哉語曰活千人者子孫必封公贈太尉上公子若孫皆平章三世爵溫國議者以侔漢之耿鄧有以矣夫銘曰

為將之畧芟亂翦兇以殺止殺仁存厥中顯允太尉才
雄氣鋭依乘風雲成勲不世始之朔漠繼而炎荒莅閫
中夏營丘太行逆榮懐毒變生肘腋彼雖吾戕此不汝
逸能戕我足靡戕我心顧未旋踵汝為我擒脅從萬命
一語以貸懐民百年莫報永賴榮妻㛰惟所當有而
不有之徳孰與厚桓桓上公以貴以榮太尉兵柄柱國
顯封祖孫相望三世大國曽仍衆多益昌以熾分圭華
衮惟公之勲侯重將累繇公之仁大刻穹碑俾永是式

於昭令名天壤罔極

勅賜鎮國上將軍福建道宣慰使兼鎮守建德萬户贈榮禄大夫平章柱國温國公謚恭惠薩

木丹公神道碑銘

為將之道有三曰智曰勇曰仁蓋事變之來知足以達其機勇足以應其會仁足以濟其成非夫高明博暢冥乎神運大有以過人者不能也觀榮禄公之在襄漢請命入城勇也諭大義以褫敵之魄智也省百萬之師而活

其生靈仁也濟江而後百戰百克一以是道噫古所謂
良將者公其是歟公諱丹達里朔方人姓薩木丹益都
行省推忠宣力功臣金紫光禄大夫太尉上柱國温國
公謚忠襄沙札該第六子生頴慧不羣儀觀峻整太尉
公異而愛之少長從太尉諸道征進多謀畫之助中統
初兄達春以管軍總管卒母夫人實喇巴爾攜達春子歡
塔暨公入見有旨令公襲職公言姪歡塔俊邁練兵世
官莫侄若上喜其讓别任公管懷孟軍鄂囉三年青冦

平第功有白金之賜至元六祀大軍攻樊襄亘鹿門萬山築長壘闔圍之公以上千户佩金符晝督夜徼一軍倚重九年襄人乘夜陰晦以樓舫五百艘飛檝突出冀援援兵叱出我先偵知密積薪水滸伺其過爇之其燭如晝公率所部以火攻先燔灼狼藉大軍縱擊無一兵一舫逸者公生致都統副將四人獲樓舫二十首將右丞相巴延左丞相阿珠遣公驛聞授密旨而還偕先鋒默圖徇荆南斬首級千安陽灘之捷丞相録公前後戰

功代奏之上大悅謂公世名閥朕所素知異日當大用賜之錦衣白金曰以是為識十一年樊既下料兵攻襄陽公言可遣辨士入諭當降否則攻未晩丞相謂公孰能棄生為吾行公言以聖天子洪福何患不行當達里顧求偕行人翼日公與阿里譯史王貟外請行遣之及城守臣吕安撫出迓宴于詔樓公陳禍福諭曰天眷吾有元海外内罔非臣屬獨爾一隅漏王澤令天兵雲集帶甲百萬以中國之大供億無窮築長圍扼鹿門横亘

江路攻具之竒有西域機石飛三百餘步以是樊破無
噍類爾嬰城固守六載為人臣義無不足如生民何聖
朝上應天時下狥地利中察時變平宋必矣其審思之
吕泣下曰容吾納欵盟而出後三日襄城降十一月有
旨議過江之舉公言當由漢水進然闗郢踞北岸城堅
地隘師至此慮難丞相謂公爾知兵其再思以對公乃
率千騎前視之至黄家原有渠盈溢闊數丈而下流涣
散益淺不可舟達漢江約十里歸言可以越郢衆謂無

水舟萬艘何為公言破竹為席藉淖由之可也衆又謂郢不攻如後患何公忽曰大兵規摹安事一城丞相如公言水陸並進郢人果絶隘為拒而我師入漢矣丞相喜謂公過郢爾力也當上聞郢將趙都統率萬兵躡吾後公為殿敗之取首級抵沙洋新城緼崇如京觀示城中人令俘髙呼不降者視此逮夜兵民往往踰城降獨二城不下攻破之近漢口公言敵皆巨艦吾舟十不當一且江勢大可徑過淪口速圍漢陽取漢口急分兵明

攻陽邏堡夜以勁卒疾船泝流擣虛南岸可得也從之詰旦果得南岸宋將夏貴孫虎臣悉衆來禦艨艟萬艘旌幟彌望丞相俾公諭諸軍我既有大江効忠滅宋在此一舉士皆奮交戰辰至申大敗之追北十餘里浮尸滿江水為之赤是後鄂漢壽昌黃蘄皆平范文虎以舟師絶江迎敵公戰走之留公暨萬户鄭伊克守蘄丞相喜曰以鄭之勇丹達里之智守是足矣會宋將高安撫引兵攻蘄公謂可堅守勿戰鄭不然戰歿公徐平定之

十二年丞相召公詣建康議征進下浙諸城降宋主公
皆在十三年五月守建德禁兵毋下鄉保諭民懇廢田
衆安其政十二月衢婺徽信處皆叛其守將孟總管等
皆捐城來歸公言各奉命城守來何為拒不得入密布
諸兵杭省於是宣撫棗多萬户張弘範分道討賊又報
婺賊唐太尉金曽三擁兵萬餘至三河白沙聲言先攻
建德次取餘杭公時宴棗多射圃擊毬為樂如不聞夜
遣驍將引鋭兵鳴鉦樹幟奄出賊背賊驚潰勦戮殆盡

郡人無聞知者宿德公立生祠祝之公所家覃懷亦祠
焉有活佛之目以其能濟衆也十七年賜金虎符授鎮
國上將軍福建道宣慰使兼鎮守萬戶是歲十月十九
日以疾薨于建德歸葬于懷之某原壽年若干聖天子
即位錄舊賞功贈榮祿大夫平章柱國溫國公謚恭惠
夫人瑪納多羅干並溫國夫人四子和卓總管妻錫琳
耀珠伊克札爾古齊贈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溫國公謚
懿靖妻實里巴封溫國夫人雅克特穆爾朝列大夫吏部

郎中資廉正持銓平允先為監察御史河南副廉訪使以敢言知名配夫人通通和拉明威將軍萬户政尚嚴恕兵畏民懷配夫人舒屯哈濟至大四年八月召將大用道卒詔賜楮幣千緡遣侄圖卜特穆爾驛送喪葬于懷三女長扎拉倫壻千户綽爾齊次珠温智壻覃國公阿里封覃國夫人次托克托倫壻仲嘉努男孫八多爾濟世皇近侍有功北征察罕懷遠大將軍萬户圖卜特穆爾中憲大夫章佩太監托里察罕穆遜華善薩里未仕女孫七

曾孫四皇慶改元冬十有二月詔臣敏中以公洎其父忠襄公子懿靖公耀珠之行皆銘于石從其子雅克特穆爾孫圖卜特穆爾之請也臣既叙公乃銘銘曰

制勝有智吹生有仁仁以勇濟勇以智神偉哉柱國斯道其遵入襄過郢厥績日新龍韜豹畧感會風雲揮斥敘漢鄂之渡咄嗟摧孫夏之軍大師帷幄公多對陳盖無媿乎古先良將之倫折衝樽俎笑談尊俎按堵遺氓道路鼓舞生而有祠惟民之期歿而有謚匪公之私三

世胙溫大邦賜履子能叶父孫亦襲子曠古幾人恩榮
若此太行之陽黃河之湄大書穹珉趺龜首螭過者式
之兹惟平章柱國恭惠公之碑

勑賜輔國上將軍大宗正府伊克札爾古齊贈
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溫國公謚懿靖薩木丹公
神道碑

皇慶初元歲壬子冬十有二月大司農卿臣穆爾托噶
王某參議布哈等奏章佩大監臣圖卜特穆爾洎叙吏

部郎中雅克特穆爾言臣故曾大父大父父三世躬矢石服勞樹功制贈官勲爵謚卹典崇飾備至竊惟太常景鍾旌紀之義當勒石垂示永久上可詔臣敏中製銘自上二世敏中既摭寔濡翰謹按大宗正平章公事肰公諱耀珠蔭木丹氏益郡行省贈推忠宣力功臣金紫光禄大夫太尉上柱國沙扎該之孫福建宣尉使贈榮禄大夫平章柱國丹達里之子資朗慧沉毅有志畧蚤侍宮闈至元戊辰考柱國經武大將軍拓疆南土母温國

夫人啓請公侍柱國以行凡築長圍破樊舉襄踰郢出漢水攻陽邏大江之捷蕩蘄冦蹂常拔淅諸城柱國所至公亦必至柱國策勲公亦有勲十七年大須爵酬功公膺武畧將軍上千户之命柱國薨以昭勇大將軍虎符萬户襲官本軍尋荷玉音慰諭爾祖沙礼該事太祖征迪延回鶻唐古以及山東覃懐勤勞我家爾父丹達里佐巴延阿珠克襄舉宋功出人右爾惟胄嗣任父官為宜即授鎮國上將軍福建道宣尉使管軍萬户時江

表初附多反側公率兵弭亂靖民阜有令聞更制改懷孟萬户府達嚕噶齊鎮國虎符仍前移守建德白馬洞寇擁萬衆以亂公討平戮其首惡脅從悉縱歸明歲婺陽振龍刼掠鄉邑横甚公慮寇滋不可遏即出兵擒捕民頼以安會杭省責以擅征公直之以理弗屈竟不能罪二十七年處婺盜作偕平章史公平之原釋自新者以萬計二十九年高參省入覲奏勞績有旨耀珠朕所知即授輔國上將軍征行左軍元帥擢右軍在建德

十年律下嚴無一卒橫恣民懷其惠天德二年𦙍老長
子察罕襲職家食覃懷葺圃舍作覓裘計展優游之樂
七年召授大宗正府伊克札爾古齊抑邪植正宗親化
之至大戊申十月七日以疾薨于官壽年五十有八上
命其子圖卜特穆爾驛送喪于懷以禮葬焉辛亥上功
贈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温國公謚懿靖夫人實里巴封
温國夫人次室徹辰五男長察罕懷遠大將軍襲職
萬戶在官多異政使憲累聞于朝妻夫人素格次即圖

卜特穆爾中憲大夫章佩大監以謹厚明敏夙被知遇妻賈氏杲官之女次托里察罕次穆遜次華善皆未仕五女托和朗塔安定千戸徹徹爾罕塔沙喇庶訪使托克托爾塔巴延布哈觀壽托摩擒未行銘曰
將不三世孰云其然猗薩木丹氏益大以綿太尉金紫柱國榮禄洎大宗正上公維續是知以殺止殺有開必先太尉戕足且懷民之活柱國忘身竟襄城之全宗正勦擾攘之浙寇亦嘗宥脅從之億千當操戈援枹擁衆之

際實存亡生殺司命之權陳師鞠旅惟仁爲賢盛德百
世薩木丹氏有焉世德謂何啓後迪前旌忠表勲豐碑
是鐫重光流裕奚千萬年

中菴集卷十五